七日談（香港篇）

立冬，天水清相入，秋冬氣始交

何志平

季節尚還在秋着，而立冬又真真切切地站到了眼前。

時間從不會因人心意而更改節奏，不管你是否仍沉浸在秋日的五彩斑斕裏，也不管你是否已備好應對寒冬的凜冽與蕭瑟，就只循着自身軌跡穩步前行。人生多的不是不如意，而是對光陰的無奈，亦才生出「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的感慨，不如意尚有轉圜，光陰流逝卻無法回頭。時光裏的變與不變，都只能被動接受。

立冬與立春、立夏、立秋合稱「四立」，分別代表春夏秋冬四季的起始。不止是節氣，還是古代重要的節日。所謂立，建始也；冬，終也，萬物收藏也。一春的繁華，一夏的茂密，一秋的豐碩，到了冬日也該歇歇了。於是天子「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以禮敬天地、尊重自然，並「賞死事、恤孤寡」。民間則展開各種形式的送秋迎冬節俗活動，如祭祖、飲宴、卜歲、醃菜糊窗等，以及北方人吃餃子、南方人吃湯圓和雞鴨魚蟹等。

畢竟秋收冬藏，立冬大抵是萬物藏身避寒的開端，天地由豐盈而衰減，一切慢慢歸於空無，只剩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再從零開始，重新進入下一個輪迴。不過，近年全球氣候變暖，極端天氣頻發，北國大多數地方立冬時雪尚未落，欲寒向暖，南方甚至暖得宛如初夏。況且隨着時代發展，立冬傳統習俗亦悄然發生改變。外賣興起，很多食物不必親自動手；超市冷鏈區的速凍餃子、半成品菜餚，佔據愈來愈多的家庭餐桌；就連果蔬肉禽，年輕人也更喜歡選擇更高檔的進口品種。立冬習俗慢慢脫離那些淳樸的場景，變得更為適應現代化的生活方式。

整個世界日新月異，瞬息萬變。唯一不變的，就是一直在不停地變。而立冬本身也是變。立冬後白天漸短、夜晚變長，是初始、是更新、也是重生的前奏。蘇東坡《前赤壁賦》中曰，「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天地雖然善變，卻也恆常。春夏秋冬是季候循環變更替換之景象，而四季無常卻是永恆不變的天理。變化不是偶然插曲，而是存在的基本樣態。自然界有季節更替、晝夜輪轉、山川遷移，社會有技術迭代、制度優化、文化嬗變，個體生命有生老病死、悲歡離合、觀念遷移。變化如此普遍，乃至不變反而只是人在流變中暫時抽象出來的假象。

佛家說「諸行無常」，一切有為法，一切因緣和合而成的事物，都處在剎那生滅之中；道家認為「反者道之動」，指事物發展到極端，必向相反方向轉化。變化不是混亂，而是道的內在運行；儒家強調「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變化不是單純毀滅，而是把變化轉為自我更新與通達長久的動力。正因變化永恆，才有了新與舊、過去與未來、開始與終結的區別和界限。

東西方哲學亦在「三位一體」思想中探尋宇宙變化本源，揭示各國宗教智慧的共通性。大乘佛教以中央釋迦牟尼佛、東方藥師佛、西方阿彌陀佛的「橫三世佛」，與現在釋迦牟尼佛、過去燃燈佛、未來彌勒佛之「豎三世佛」，分別表達空間與時間相交的過去法身、現在報身及未來化身的三位一體；道家的三清大神，是道教信仰及「道」之三種化身。其中玉清元始天尊象徵道之本源，道生一，混沌無極，開天闢地；上清靈寶天尊象徵大道化育，一生二，陰陽分化，傳道授法；太清清德天尊象徵大道教化，二生三，大道顯化，道德傳世。

基督教雖認為上帝為獨一真神，卻以聖父、聖子（耶穌基督）、聖靈三個性格存在。聖父是宇宙的創造者，聖子是救贖的化身，聖靈則是引導與安慰的力量。三者角色各異，卻同屬一個本體。東西所有體系講述的均為同一件事，亦即我們都是真我、自我、本我之三位一體的變化存在。真我是先天本真，與生俱來；自我是後天形成、被社會名利所塑造的「假我」；本我指元神、本心或自性，經修身修心修行修德修性後去除自我遮蔽、變回本來面目。此中不變的是道，是初心、本性、真我；可塑可變的是法是術是相，更是自我革命。真理原則與核心價值是「經」，須恆定堅守；應用權宜方法是「權」，須隨勢而變。變與不變並非割裂，而是統一於實踐之中。

當下文明在人工技術洪流中打轉，核心危機便是人類存在性的迷失。但易經之三易思維則給出了文明級的抗迷失算法：一是不易，「天有北極、地有土中、人立皇極」是文明航行的靈魂，對生命的敬畏、對美的追求，是人與天地約定的終極協議，是萬變不離其宗的初心；二是簡易，把崇高的道轉譯成必須恪守的最低限度及不可違背的第一律法；三是變易，在前兩者軌道內進行最狂野的探索與創造，引擎點燃文明創建新活力。這文明工程決定文明的結局。我們需要構建價值、規則、創新三層對齊框架，為文明安裝永恆導航系統，確保每次進化都指向更繁榮的方向。真正定義文明生存底線的，從來不是科技算力，而是人文智慧。

想起多年前電視劇《家變》之主題曲，亦是故友黃霑作詞、顧嘉煇作曲、羅文原唱的一首膾炙人口的粵語歌，開場歌詞「知否世事常變，變幻原是永恆」，我當時聽到瞬間便醍醐灌頂，震撼得呆住。待至最後「迎接那變幻，今生與你，擁抱着永恆」時，已熱淚滿腔。年前陷入人生谷底時，夜裏哼着「人間的波折，經得起挫折，始終都會不枉此生……」悟然唏噓無眠！

人之一生，變化不可怕，可怕的是執著於不變；無常不必悲，悲的是在無常中失去方向。倘若以佛家之慧照見無常，以道家之柔順應變化，以儒家之剛日新其德，便能在變動不居的世界中，既不滯於舊，也不懼於新，回向初心，安住當下，生生不息。

立冬，天水清相入，秋冬氣始交，你我只需把時節的變化、自身的期許、目光所及的山水間……放在心裏，足矣！那，就是永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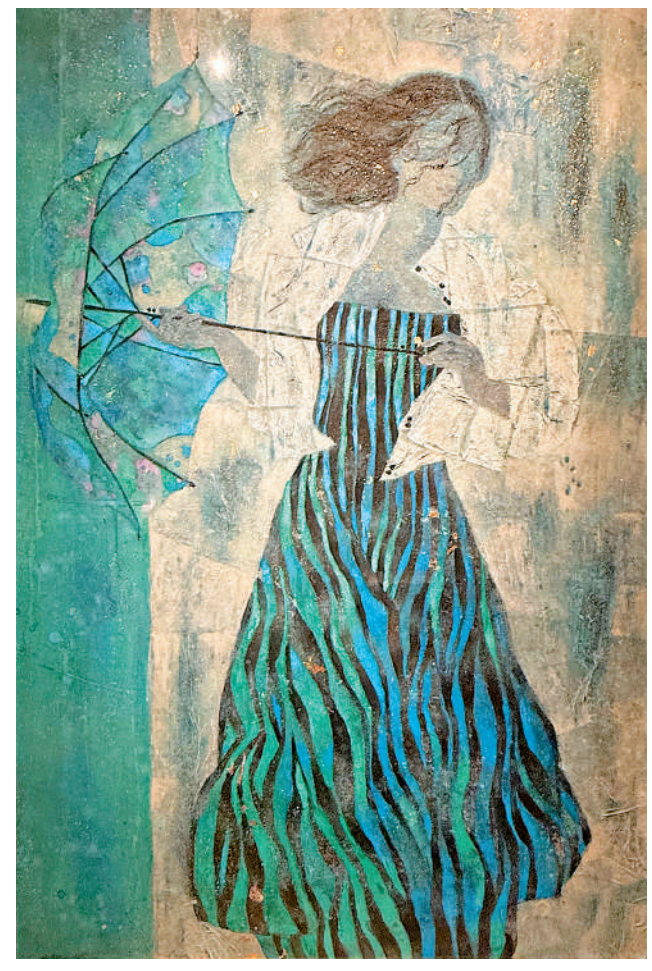


▲今日是二十四節氣中的立冬，圖為河北省石家莊市平山縣崗南水庫秋色。 新華社

一新美術館辦岩彩藝術展 以礦物顆粒探索天地萬物

岩彩既延續傳統工藝，也被藝術家用來嘗試新的材料和創作方式。《岩彩藝術的跨境敘事》展覽現正於一新美術館舉行，為館方「色彩畫系列」首展，匯聚內地、香港及日本9位藝術家的33件作品。展覽承襲傳統岩彩工藝與畫種體系，亦呈現天然礦物顏料在當代創作中的多元轉化。展期至2027年2月28日，免費入場。

大公報記者 郭悅盈（文、圖）



◀胡明哲作品《雨》。



▲鍾大富作品《枯與榮》。

展訊
《岩彩藝術的跨境敘事》
時間：即日起至2027年2月28日
地點：一新美術館（西營盤西源里一號）

一新美術館總監劉鳳霞表示，談到繪畫時，香港觀眾通常先想到水墨，岩彩則較少受到留意。館方希望以岩彩為系列起點，系統地向觀眾介紹不同畫種。她提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已有內地及香港藝術家赴日本學習岩彩；回到各自地方後，他們再按個人經驗及文化背景發展，形成不同創作方向。一新美術館創辦人孫燕華亦於展覽開幕致辭時表示，「色彩畫系列是一新美術館弘揚傳統中華文化、並推動其當代轉化的全新嘗試與努力。作為色彩畫系列首個展覽，《岩彩藝術的跨境敘事》為香港藝術界拓展出更多元的色彩思考空間。」

採石入畫 廢木料「重生」

步入展廳，來自北京的藝術家胡明哲的作品《雨》先映入眼簾。畫中人物身着藍綠色衣服，置身灰褐色斑駁的色面之間，礦物顆粒層層疊出粗礪肌理。胡明哲介紹，這是她上世紀九十年代剛接觸岩彩時的早期作品。「岩彩不是一個概念，而是一種物質。」她說，岩彩顆粒帶有晶體般的質感，與中國畫慣用的透明設色不同，原有的繪畫架構難以沿用，須重新思考如何凸顯晶體之美。

「我做岩彩30年都是一種實驗狀態，因為我對這個材料比較迷戀，所以想探討它的各種可能性。」胡明哲由薄畫法試至厚畫法，近年更由購買顏料轉向親自採集有色砂岩和泥土，並以新疆高昌古城等遺址為題。她說：「作為藝術家，你的作品是不是這塊土地的產物，我認為也是很重要的。」她把人與生存土地的關係稱為「身土不二」。



▲展廳一隅。

展廳中央，香港藝術家鍾大富的《枯與榮》以不規則木板構成，枝幹紋理沿木面延展，花葉與木材肌理交疊，原木形狀也成為畫面的一部分。作品所用木料來自被棄置的台灣相思樹，一位替政府收樹的朋友替他鋸下木料。鍾大富說：「它從台灣來到香港，現在又被人棄置，我覺得它很可憐。我希望把它帶進美術館，讓它一直留在這裏。」自小在鄉村長大，鍾大富常以身邊的樹木和山水入畫；他在日本留學時學習版畫，近五六年則把絲網技法融入岩彩創作。

紅牆區一側，六幅小尺幅作品並列，陳育強的《量子場》和《偶生》也在其中。《量子場》以大小不一的黑灰色圓形散布在淺色畫面；《偶生》則由淡灰色塊、點線和斑駁墨痕構成。陳育強親自採集砂石、泥土入畫，並從不同尺度思考風景：「風景推到最大，就是宇宙；縮到很細，就是化學元素、原子粒子。」他說，「在AI時代，很多事情都可以即食、速成。我希望打開一個窗口，讓人重新接觸生態和最原始的物質。」

香港藝術家邱榮豐則以水墨為主要媒介，今次首次完成岩彩作品。他說：「香港那陣子差不多整個月都在下雨，我坐在車裏看到竹林，就得到創作靈感。」作品借園林漏窗引入外景，以竹石和太湖石營造遠近層次，並以朦朧處理加強潮濕感。邱榮豐亦在其他作品中運用岩彩的覆蓋性，層層設色，探索輕盈的表現效果。

展覽的題材也由風景延伸至人群與微小生命。朱進以《宅男之1》為題描繪留在家中、少與人交往、透過網絡聯繫外界的人，希望「把這群人的狀態留下來」。他也把芝麻般大小的昆蟲畫至兩三米大，作品《大蟲1》讓觀者注意平日容易忽略的生命。「我很希望它跟我們人處在同一種生存狀態裏。」朱進說。

展覽亦展出已故日本岩彩畫家平山郁夫2008年的作品《朝陽沙漠駱駝行》。平山郁夫曾多次前往敦煌及絲綢之路考察，並投入沿線文物保護；作品以厚塗顆粒和暖色調描繪沙漠與駱駝，延續他對絲路歷史的關注。

石家莊絲弦《楊門女將》《宗澤與岳飛》月杪上演

【大公報訊】西九演藝將於11月27日及29日（星期五及日）於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大劇院呈獻兩部由石家莊市絲弦藝術中心製作的文武兼備絲弦大戲，包括展現巾幗英姿與家國情懷的《楊門女將》，以及刻畫兩代名將惺惺相惜、彰顯忠義風骨的《宗澤與岳飛》。

自2013年來港演出後，石家莊市絲弦藝術中心闊別13年再度與香港觀眾見面，由一眾青年演員擔綱，為傳統絲弦藝術注入新氣象。一眾演員透過蒼勁奔放的唱腔、剛勁利落的武打及鮮明生動的人物演繹，展現這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獨特魅力。門票現已於購票平台Cityline、大麥網、撲飛及戲曲中心票務處公開發售。

石家莊絲弦是河北省特有古老劇種之一，於2006年列入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劇種風格剛猛熾烈，唱腔高亢激昂，講究真假聲結合，配以利落瀟灑的武戲功架，把人物刻畫得生動傳神。此次兩部劇目各具特色，將細膩的人物刻畫與氣勢磅礴的武打場面融為一體，讓觀眾從不同角度領略絲弦唱做並重、文武兼備的藝術特色。

11月27日上演的《楊門女將》，在京劇經典的基礎上融入石家莊絲弦獨樹一幟的藝術特色，重現楊家女將保家衛國的傳奇。故事講述楊宗保五十大壽之際，天波府本來闔家同慶，卻驚聞西夏犯境、宗保陣亡的噩耗。宗保的祖母佘太君力抑悲痛，帶領一門孤寡請纓出征衛國，以不屈意志迎戰強敵，與西夏王鬥智鬥力，最終一舉殲滅敵軍，凱旋而歸。

《宗澤與岳飛》將於11月29日登場，講述北宋老將宗澤賞識少年岳飛的才華，於招帥比試中挺身維護岳飛，最終兩人奉命聯手出征的故事。劇目以兩代名將的相知相惜為主線，既展現宗澤惜才重義的胸襟，也刻畫岳飛剛直不屈、胸懷家國的少年風骨。

《宗澤與岳飛》為絲弦傳統劇目，1985年由石家莊市絲弦劇團（石家莊市絲弦藝術中心前身）創排，至2021年復排，讓青年演員為古老劇種注入朝氣。是次演出由兩組年輕演員分別擔演宗澤與岳飛，觀眾可細味不同演員的文武功架。



▲《楊門女將》劇照。 主辦方供圖

責任編輯：寧碧怡 美術編輯：蘇正浩